

恐怖惊悚悬疑

世界推理经典小说

杀意

SHAYI
法兰西斯·艾尔斯 著
雪凌 译

怀班治·克鲁斯是英国一个只有百余人口，鸡犬相闻的小村庄。那一年，社交界人士玩超爱情大风吹的游戏。一见钟情，由爱生恨，爱恨交织的罗曼史接连不断。

直到有一天，一对夫妇及其朋友在参加晚宴时吃了三明治，结果都中毒，命在旦夕，主人被怀疑涉有嫌，但他真的是凶手吗？唯一的线索是该村庄社交界人士的爱情网路图，但出轨的人何其多，有谁能理得清呢？欢迎你来挑战。

贵州人民出版社

恐怖惊悚悬疑
世界推理经典小说

杀意

SHAW
法兰西斯·艾尔斯 著
雪凌译

怀班治·克鲁斯是英国一个只有百余人口，鸡犬相闻的小村庄。那一年，社交界人士玩超爱情大风吹的游戏。一见钟情，由爱生恨，爱恨交织的罗曼史接连不断。

直到有一天，一对夫妇及其朋友在参加邀宴时吃了三明治，结果都中毒，命在旦夕，主人被怀疑涉有嫌，但他真的是凶手吗？唯一的线索是该村庄社交界人士的爱情网路图，但出轨的人何其多，有谁理得清呢？欢迎你来挑战。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意/法兰西斯·艾尔斯著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10

ISBN7-221-04062-1

I.杀…II.艾…III.小说

IV.K.3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04522号

杀 意

著 者：法兰西斯·艾尔斯

译 者：雪凌

责任编辑：王涛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 编：550001

印 刷：贵阳社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625

字 数：172.5千字

版 次：2000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7-221-04062-1/1·173

定 价：15.00元

【主要人物介绍】

- 毕克利医生 怀班治·克鲁斯的开业医生
- 朱利亚 毕克利之妻
- 怀萨利·朵哈牧师 教区牧师
- 卡妮安·朵哈 牧师之女
- 惠卜斯小姐 村中的老妇
- 碧瑞小姐 村中的老妇
- 爱威·里治卫 毕克利的情人,后嫁与杰德佛特
- 吉妮弗·拉达 少校的女儿
- 玛德莱茵·古蓝密 单独住在“古宅”中的女子
- 狄尼·巴特 大地主的独子,娶玛德莱茵为妻
- 威廉·杰德佛特 在马杰斯特开事务所的律师
- 里多斯博士 住在马杰斯特的老医生
- 拉锡鲁警官 伦敦警察局的警官
- 坎比尔 毕克利的律师
- 法兰西斯 毕克利的律师

第一章

1

耶德曼·毕克利医生下定决心要除去他妻子，但还得过几周后才能下手。杀人可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小事，稍一失策，将会导致本身的灭亡，他可不想冒这个险。

当然，他的决心并不是临时起意的。经过他再三的考虑，终于有个结论。无论如何，他之所以会有这个计划，也是有原因的。那是以六月底一个周末的下午所举行的网球联谊会为导火线。

那是由他们夫妻二人所主办的联谊会。居住在怀班治·克鲁斯的半数人口——也就是怀班治克鲁斯的主要人物都会集聚一堂。毕克利医生在下午快二点时，好不容易结束他一上午疲劳的出诊，回家吃中饭时，看到亚隆庄园已经相当混乱，妻子很焦躁地准备要整理餐厅。

“我的好耶德曼，你可回来了，”她从厚厚的镜片后面像是责难他似的看着说道：“今天这种大日子，你应该提早回来的。中饭吃了吗？福隆斯的三明治不知准备了没？”毕克利太太向来不等经常晚回家的先生吃饭，只要时间一到，便独自先吃了。

“我还没吃午饭，朱利亚。我想在上午把出诊都看完，下午可以轻松些。”

“说得也是！”毕克利太太一方面又认为她丈夫故意在途中耽搁，以至迟归，她似乎要妥协那两个互相矛盾的必然性。

毕克利医生将桌上的啤酒倒入杯中，拿起小刀开始切冷冻羊肉。实在太疲倦了，他也懒得和她多说，而且他也老早就知道，和这种女人是有理说不清的。他兴致索然地盯着眼前的带骨羊肉。关节处一丝也不剩。他一向最爱吃关节处，不幸的是朱利亚也爱吃。

他无聊地吃起来。

朱利亚就像是站岗的士兵似的站在他旁边。看见他要倒第三杯啤酒，她开口说话。

“够了，耶德曼，今天喝一杯就可以了。”

“天气这么热，我还想再多喝一杯！”他回答道，完全不理会她。

万事都是尚未齐全，朱利亚没心情和他闲扯，皱起眉头。

“要拜托你办的事情一大堆，你还喝得下啤酒，真伤脑筋。而且，啤酒喝多了容易出汗！肉都吃好了吗？吃够了的话，请你按铃吧。”

毕克利医生站了起来。朱利亚自刚才便一直站着，他真想说要她替他按铃，但没开口。朱利亚认为有男士在场的话，女人按铃是中产阶级的作法。对她来讲，中产阶级的作风是很不合理的请求，那好比要求医生给成药。

毕克利夫人比她丈夫年长8岁，她45岁，丈夫37岁。而且毕克利医生也比一般人矮小，所以她身高高出他二寸。她是

一个清瘦、喜欢表现出一本正经模样的女人，曲髻的黑发，薄薄的嘴唇上，嘴角经常下垂，脸上没精打采的样子，一点也不吸引人。平凡的鼻梁上还挂着一副眼镜，挡住她微凸的淡绿色眼珠。两人结婚 10 年以来没有生出一男半女。

福隆斯拿进一些冷的草莓派后，退出。朱利亚开始吩咐丈夫该做什么。

“请你先把球网挂上。新的网球就放在楼梯下面的壁橱里。旧的也要拿出来使用，不过得先在玄关的棕垫上擦一擦。然后，还要搬出两张椅子。而且这种大热天，海水浴时用的帐棚也插上吧。还有……”

“这么多事情，我一个人做不来！”医生没自信地插嘴道：“我……”

“耶德曼，你一定可以办到。你不全部都弄好是不行的。”

“真是很抱歉，我还有两家出诊没看完的。我等一下还得出去。”

朱利亚扬起眉毛。“那两家？”

“巴陆特太太和方家的男孩子。”

“是急诊的病患吗？”

“不是急诊，但病情很严重。”

“那不要紧啦！”朱利亚以斥责的口吻说道：“让他们等一下无所谓的，等客人都走了再去还不迟。”

“那么，就等门诊完了再说。”

“是啊，门诊后，再去也好！”朱利亚毫不关心她丈夫要不要吃晚饭。“吃饱了吧？没时间吃乳酪那些东西了。拜托你快点好吗？耶德曼。”

毕克利医生重新想到今天的午茶时会有好吃的点心，于是稍微心平气和地说：“好吧，看在这次的网球赛的份上。”他以纸巾仔细地擦拭留得很好看的胡子，拉好椅子。

吃过这顿匆忙的午餐后，他戴上帽子，走到庭园。

网球架的柱子是旧式的，要挂上球网之前，卷起把手相当吃力。朱利亚在这些年来，嘴巴上经常念叨，说下一季要换成新式的，但他总认为花钱在这种奢侈品上太浪费了。因此，朱利亚从不愿自己动手上网。为了将网挂至一个相当的高度，在卷起把手的最后一二圈时，他必须将自己 120 磅的瘦小身体的全部力量都用上。完成这项任务后，他的额头不断地冒汗。对于身体情况不太好的他来讲，这实在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和以往一样，经过了体能的劳动后，他会以手抹营养霜，抚摸他坚硬的胡须。

距客人们前来的 3 点半，还差 15 分钟。利用这少许的时间，毕克利医生卷起带有二种相近淡黄色棉衬衫的袖子，沿着环绕球场的小土堤走去。干净的藏青色外衣挂在柱子上。他一向在出诊时都穿着藏青色的西装。陈旧的苏格兰呢上衣，配上剪裁不错的法兰绒长裤的装扮，正是乡间医生的标准形象，并且不失为医生的尊严；他总是这么认为。即使是在上网，搬出椅子时，毕克利医生仍然戴着他那顶附有绳带，帽缘向上卷，没有一点污垢的灰色帽子。如果是一个广告制作人，一定表现出“时髦”的形象。

搬出凉椅组合好后，他想该把还没做好的事安排一下。接下来，把遮阳伞插好吧。烈日当空，虽说是在乡间，如果把脸晒得通红也不是什么好事。接下来准备球。6 个恐怕不够。那些

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很可能把球打到菜园里，或是草莓园里去。除此之外，在客人们到达之前，还要搬出两张折叠式的桌子、香烟、火柴、酒杯等，他可不想在事后慌慌张张地忙碌着。（毕克利医生就客人面前来打点事情这点，不及他妻子。）想到这点，他的手脚加速地连转着。

遮阳伞才拿出来，朱利亚从房子里走向他。“可别忘了最重要的球网，耶德曼。”她不放心地叮咛。其实她一看也知道球网已经挂上了，她就是这种女人，对于自己的唠叨毫不在意。

“毕克利停止了手边的工作对她说，已经挂好了。

“快松掉了，再重新挂好吧。”

医生很快地走到支柱旁，使尽全身的力量去转把手。他觉得他得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光，直到虚脱而死，朱利亚才会满意。

他停下来喘口气，走向站在土堤上的妻子。

毕克利太太正以冷淡的眼光，环视着球场。

“线仍然不够清楚。你今早没有交代卫德来画线吗？”

“我交代过了，真的。但是，他那种人你也知道的。”

“我知道，”她又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答道：“他做事总是马马虎虎，真靠不住。”

已经是星期六的下午了，即使要卫德对他的怠慢负责，也没办法行得通。

毕克利医生仔细地观察地上的线。“他好象画过了。没错，他画过了。”

“就算他来画过，也只是随便画一次。我要是有能分身就好了，什么事都可以兼顾到。”她的话中，似乎在责备丈夫为了

出诊，而忽略了监督懒惰的卫德。“你其他事情弄好后，赶快再重新画一次吧，耶德曼。”

“我试试看。”毕克利医生有点不放心似地。他连是否能在时间内先将这些工作做完的自信都没有。

“试试看？你一定要画好。”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不，我只好照办。”这位矮小的医生，和以往一样顺从地同意太太的话。“现在，首先要把这些麻烦的遮阳伞插好再说。”

毕克利太太对于眼前的事一点也不愿帮忙，她和往常一样，摆出一副架子，腋下夹着报纸，走向种着蔷薇的花园。他们两人都没想到，像画线那种轻而易举的事，她也可以帮忙，不至于使她丈夫的事情堆积如山。

毕克利夫人原本是格林斯坦家的女儿。结婚后虽然改姓但在其他方面仍然是格林斯坦家的一贯作风。她在日常生活中每日不忘提醒她丈夫这件事。刚结婚时，她不止一次地开玩笑告诉她丈夫，她祖母在生前是不屑于和医生一同进餐的。如果她知道孙女竟和一位医生结婚，一定会气得吐血。毕克利医生只好附和的说，命运的转变真是奇妙，还好她祖母已经不在，否则她真的会气死。

说起格林斯坦家，原本为此处首屈一指的家族，但日渐衰颓没落，到了第12代的杰鲁斯男爵时，一切辉煌的日子已成过去，再也不能过着以往的生活样式。为了那些致命的新税，只好卖掉广大的土地去支付。接着和一个未嫁女儿住在一幢简朴的别墅中。日子就在喝威士忌排解满腔愤恨中渡过，一步一步地踏上坟场之路。

四个儿子中，老大在牙买加经营香蕉园。老二据说是在达密市的某个医疗器材公司位居高职。老三因为具有打扑克牌、桥牌、撞球等天分，因此靠着这项专长筹措学费，过着优闲的学生生活。最小的一个儿子是现实生活中的成功者，他和一位有名的女演员结婚，托她的福，能继续以往富裕的日子。

朱利亚被迫做个抉择，与祖母所鄙视的医生结婚，或是和姑嫂们住在一起。对于无法逃避的将来，认真地考虑起来，她决定选择第一条路。

但是，她并不感谢耶德曼娶她为妻。已经到了 35 岁的年纪，在几年前早抛开了结婚的希望。与这位和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差距甚远的男人结婚，虽然受到言辞锋利的西鲁达的挖苦，但事实上她仍然是格林斯坦家的女儿。她的判断基准只有一个，便是家世。若说这桩婚姻有何值得感谢这处，不能只由朱利亚来评判，应该是耶德曼那一方面。然而 10 年来，由他妻子的表现看来，实在怪不得他无法对她日益情深。

2

毕克利夫妇所办的网球联谊会在怀班治·克鲁斯算是一件大事。在这个人数仅有 100 人左右的村庄中，主要的人物能共聚一堂，实在相当难得。事实上，怀班治·克鲁斯只不过是称得上村庄的小部落。以十字路为中心，半径两英里之内的人口中，毕克利夫妇邀请了 20 人来参加网球联谊会。毕克利的网球场虽然只有一座，但客人当中，会打网球的人也不超过半数。在英国乡间所举办的网球赛，其社交意味远超过其球赛本身。

这一次之所以会举办这种大规模的网球联谊会，当然有其理由，为了玛德莱茵·古蓝密小姐。她最近搬到已经空置了五年的“古宅”来。附近的居民没有人不知道她是用现金买了这幢房子。“古宅”先前的屋主，史威可姆上校身故后，他女儿处理其遗产时，发现由于父亲生前太过于热衷球根植物，以至于无法维持这幢“古宅”，因此她打算将“古宅”出售或出租，不愿再见到这些令她烦心的球根，并且搬到普莱顿市去。五年后，终于有人愿意买下“古宅”，那便是玛德莱茵·古蓝密小姐。

这件事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但使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古蓝密小姐不仅富有、美丽，而且非常年轻。除此之外，她一个亲人也没有，独自一人住在“古宅”当中。据说教区里的朵哈牧师还很为她担心。

古蓝密小姐已搬来两周。不用说也料得到，毕克利太太想找个机会去拜访她。因此策划了这次的网球赛，展示她高明的交际手腕，将古蓝密小姐介绍给邻居们。

4点15分左右，这个宴会好不容易到达一个高潮。

和以往一样，最先到达的仍是朵哈一家人，包括怀萨利牧师及他太太、女儿卡妮安、儿子威治四人。朵哈牧师一出现后，其后必可看到惠卜斯小姐及碧瑞小姐，今天她们仍是第二早到的客人。因为这两位老小姐不会打网球，所以等到里治卫家的二位兄妹，哈佛特和爱威到达之后，才开始了第一场比赛。毕克利太太很技巧地将四位年轻人分为两组，卡妮安·朵哈和哈佛特·里治卫一组，对抗爱威·里治卫和威治·朵哈。他们四人也大概心里有数，哪组的实力较为强硬。事实上到了第

五局时，宛如已决定胜负，威治已经很沉不住气。

“喂，耶德曼，”毕克利太太边看着那四位彼此熟识的球员，对她丈夫说道：“我想，朵哈太太有兴趣去参观你的蔷薇花园。”

“是吗？”毕克利医生微笑地问。

“当然！”朵哈太太很快地答道，但表现出来的并不是那么兴致高昂。刚才从宿舍步行过来，脚上的鞋子又稍紧了些，她实在想坐下来休息。

“今年的蔷薇都盛开了吗？我真迫不及待要看看呢。”当她接触到丈夫所投来的责难的眼光，赶紧接着说道。她想起她丈夫说过想和毕克利太太单独谈谈，而现在其他客人都尚未到达，正是一个好机会。“听说你今年种了新品种是吗？带我去看看好吗？毕克利先生。”

“惠卜斯小姐要不要一块去看看呢？现在毕克利还不忙，可以从容地带你们参观。”毕克利太太毫不客气地插嘴说道。“你不是一向喜爱蔷薇吗？碧瑞小姐也不妨一道去。”

身材高瘦，头戴装饰有大红蔷薇和麦杆的帽子的惠卜斯小姐说她不会错过这种好机会的。其实她不过是讲讲客套话，掩饰毕克利夫人的勉强。而碧瑞小姐却很坦白地表现出为难的表情，踌躇不前。

“好了，耶德曼，快带领太太小姐们去你心爱的花园吧。”毕克利太太又像在催促她丈夫似地。

四人一行往花园走去。

毕克利医生很得意地介绍他新种的蔷薇。栽植蔷薇是他的一大嗜好。朵哈太太也被他的热心所感染，暂时忘了那双新

鞋的不适。

球场那边已经进展到第三场比赛。威治·朵哈较为镇定了些。球网对面，哈佛特·里治卫笨拙缓慢的动作，和威治灵活的姿势成一有趣的对比。活泼又多变化的球，使得对方疲于应付。而爱威虽然一再的失误，但她天真的微笑以及优雅的身材，使得威治觉得很有趣，无法去计较她的球技及错误。但一直到这场球赛结束，她的表现却超乎意料之外。

在遮阳伞下，毕克利太太装模作样地坐下来。在朵哈牧师讲不到两分钟的话，她便将话题引至古蓝密小姐身上。

“今天要见的那位年轻小姐，也就是古蓝密小姐……现在大概是四点钟了吧。”

“这位小姐似乎不太守时。”毕克利太太有点不大高兴地说着。

事实上，不只是古蓝密小姐，其他还有许多客人尚未到达。开赛之后，只有一位叫做狄尼·巴特的年轻人赶来。他昨天刚从奥克斯佛德来到此地，身上穿着陈旧的伊顿大学运动上衣，以及一条笔直的法兰绒长裤。他正帮忙捡一个落到草莓园的网球。

“最起码像今天这种球赛应该准时。”朵哈牧师的语气似乎在提醒毕克利太太时间观念。

“你见过她吗？”

“还没，”牧师严肃地说着。“我觉得等她更适应这里时，再访问她较好。”他摇摇头，“据说她是个……怎么说呢？是个相当与众不同的女人。”

“似乎和汉普敦的古蓝密家没有关系，”毕克利太太淡淡

地说道。她的口气就像是亵渎圣洁。“也没听说她有任何其他的亲戚。”

朵哈牧师仍旧继续这个话题，无意转换任何新话题。

“她真的单独住在‘古宅’中？这真是令人好奇。对她的生活方式我不大认同。你认为呢？”

“我也有同感。既然这是我们村庄里的事，大伙儿可不能漠视。”

“她还很年轻吧！”

“大概是22岁左右。有机会我会刺探一下，——当然技巧要圆滑。只知道她父母亲在几年前都已去世。直至最近，她能够自由地支配遗产。”

“伤脑筋！”牧师喃喃低语着。

“是该有人给她一些忠告，”朱利亚太太很明白地指出，“她尚且年轻，对于许多事情觉得不在乎，但人言可畏。她必须知道这点。”

“实在没错，”朵哈牧师的表情较为安心似的。“事实上我的想法和你相同，毕克利太太。听到你这么一说，我的心情乐观多了。这项任务也许不是我的职责，但每个人都该负起这个责任的。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是……”朵哈牧师的举动很符合圣职人员那般地，他庄重又严肃地清了清喉咙。

“然而，这好像是男人的任务。”毕克利太太没什么信心似的说着。

“你对我妻子提过这件事吗？”牧师的语气中略有不满。

“没有，这项任务倒不如由我来进行，较能够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意向。这件事使我联想到有一次，我祖母，我不是指格

林斯坦家的祖母，是指连哈里家的祖母……”

毕克利太太露出一副严肃的表情，朵哈牧师也是认真的神情。两人的对话一直持续着。

正在发最后一球的卡妮安·朵哈也听到他们的声音，她对同伴说：“我父亲和那位爱挑剔的太太倒是很投缘。”

3

毕克利太太和朵哈牧师之间，两人相互地表示出对古蓝密小姐的看法，虽然尚未讨论出任何结论，但似乎将某些事物都下了定义。球赛先告一段落。陪着朵哈太太在蔷薇花园逗留的二位女士好不容易像只放出笼的鸟，获得自由，优闲地坐在凉椅上。狄尼·巴特和毕克利医生从草莓园中找到最后一个球，走向球场。不久，杰德佛特也到达了。他在附近的马杰斯特开业从事律师工作，尚且独身，一个人住在怀班治·克鲁斯。

“好了，接下来谁要上场打球？”毕克利医生拿起帽子，用手帕擦擦额头上的汗珠说着。他对威治说着：“吉妮弗还没来，势必还得请卡妮安和爱威再打一场。”惠卜斯小姐的年龄已不适合打网球，而碧瑞小姐的心态还保持着年轻，但如果他人不认同，她也觉得无所谓。

“德温先生及太太来了。”有人说。从房子的转角可看到他们夫妻二人相随而来。

“快进来，德温太太，”医生挥动着球拍，热烈地喊着。“我们正等着你们，总算来了。”

“接下来正好可以进行男子双打，”朱利亚完全无视于她

丈夫的存在，以惯常支配大局的口吻说着。“德温先生和狄尼一组，对抗威治和哈佛特的一组。”

“你饶了我吧，我想休息一下，”威治不高兴地反击道。“我今天打不出水准，干脆毕克利先生代替我上场。”

“你说这种话太不够意思了，威治，”毕克利太太以母亲的口吻责备他，“只因为刚刚输球，就使你丧失了勇气？”

“不要灰心，威治，”毕克利医生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趁着年轻应该多玩乐才对。”

“我也想要休息一下，毕克利先生，”哈佛特·里治卫也拒绝再来一场球，硕壮的身材因为酷热而失去活力。“我实在累得很。”

“那么，耶德曼你上场吧。”毕克利太太接受了哈佛特的理由。

四位男士脱去上衣，其他人便聚集在球场旁边。

哈佛特·里治卫避开年长的一群，坐到卡妮安·朵哈旁的凉椅上。他是密特勒一家工厂的技术人员，到怀班治·克鲁斯来休假。

二人之间的话题当然离不开毕克利太太身上。心地善良的哈佛特小声地说道，如果和毕克利太太相处久了，便会发觉她这人并不如一般人说得那么恶劣。

卡妮安立刻很有兴趣地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她会嫁给毕克利先生吗？”她似乎准备告诉他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哈佛特有些反感，他感到卡妮安嘶哑的声音有点刺耳。

“而且，”她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说着，“你不认为毕克利先生太过于服从她？他的脾气太温和了？”